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

嘉隆兩朝小引

陳東莞輯皇明通紀上自

太祖下迄

武宗覽者以其編年敘事
文順理明遂推爲

本朝典故權輿然繁簡之間長故未免鶴頸短亦或爲鳧足也予取典則統宗史料諸書增其不足刪其腐冗則所以揚詡

聖明鋪張盛治者真可法
而可傳矣嘉隆之盛東莞
無紀補之者爲卜爲支然
世宗有天下四十五年議
大禮定大制驅倭逐虜進

賢拔佞真足爲

聖子神孫之令範

穆廟嗣服拔幽登滯蔭相

容言節儉謹度好生戒殺

又孰非立中正以爲法垂

休美而當傳其間後先倒
置或畧而未詳豈在當日
諸書未出守不知缺如之
旨乎從信廣彙諸書人自
董狐家爲司馬終因陋就

寡大政發揚撫拾未盡不
佞白首青矜寒膚慊腹不
諳朝章更不識諱忌祇以
祖父三世仰沐

君恩幸有遺史則耳目所

睹記家庭所講求統彙之
差擇之凡從前睹記未悉
者稍爲考訂而筆削雖非
金匱石室之藏而義無所
漏美無所匿庶幾

兩朝鴻猷景燦光炳日月
而名卿碩彥卓越千古者
亦旣彰彰可考已敢云討
論修飾與夫網羅整齊者
堪垂不朽亦以

神聖經綸顯承謨烈可開
示顓蒙指南後學聊附以
法今傳後云爾

崇禎柔兆困敦之歲音比
夾鍾之月西湖逸民高汝

大邑縣志卷之八
棧敬書於翠紅精室

嘉隆兩朝續紀目錄

世宗肅皇帝

第一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戊子七年

第二卷

己丑嘉靖八年至己亥十八年

第三卷

庚子嘉靖十九年至庚戌二十九年

第四卷

辛亥嘉靖三十年至乙卯三十五年

第五卷

丙辰三十六年至丙寅四十五年

穆宗莊皇帝

第六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六年

以上兩朝計六卷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之一

西湖 高汝斌 輯 南州 喻士鏗 泰

高鼎焯 校

世宗肅皇帝紀

帝與獻王長子憲宗純皇帝孫也。與獻封于湖廣之安陸。正德丁卯八月

十五日上生于興邸。王薨。上嗣理國事。至是年十五矣。武宗無子。臨崩奉詔迎立。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上徽號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葬永陵。

壬午嘉靖元年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爲新建伯。

○禮部尙書毛澄等上言 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

之上又各加一皇字似于正統之親無別何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也不聽。○乾寧宮小室灾楊廷和言火發風

迅且延清寧後殿。豈與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鄧繼曾。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俛從廷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與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而給事朱鳴陽。因言清寧火災。揆厥咎徵。典禮失中。實爲厲階。蓋禮既徇私。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壞。咸曉恃宮掖之私。始得妄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敢干預。惟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以端本而釐弊焉。不報。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給事中央

曹宗入繼
實利倫子
非元功也
何侯伯也
○侯伯非
軍功不封
歸衣非軍
功不授
化無用爲
有用

快事

道疏更武宗弊政數款乞體臣工無奸邪開言路慎賞
罰行仁儉以撥亂反正上納之○帝念翊戴功封廷
和冕紀爲伯給誥券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邵喜與國太
后弟蔣倫各封伯壽寧侯張崔齡加太師太監張錦等
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廕官其部寺
臺諫各賜金纒有差○大能寺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
領璽書金印賞資無算上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簿錄
財貨及玄明宮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
償宿逋正德末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者竟寢不行
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埈一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折毀士

論偉之

四月廿州五衛軍大亂陝西巡按喻茂隆劾總兵李隆

以私憾殺巡撫許銘上命速勘以聞先是巡撫甘肅

都御史許銘蒞任後嚴禁武官侵牟士卒總兵李隆不

得恣忌之又以減餉失士心隆更陰嗾士卒王禮二等

倡亂嘯聚數千人以復餉為辭直入幕府執銘撲殺之

焚尸燔公廨劫獄庫舉城大亂鎮守太監董文忠亟擒

禮二鞠之得隆嗾使情隆恐遂殺禮二以滅口復令軍

胥蕭秀等誣銘貪殘剋削散受罪狀以聞上命陳九

疇為都御史鎮撫之給事中許復禮御史王鵬等各言

嚴禁侵牟

第一美事

而反以召

吏甚或好

官之唯飲

九

許銘被殺
半座無恙

二句斷定
公按

何必休訪

死罪不可
緩訊獄不

許銘被殺李隆亡恙空道案問本兵彭澤謂宜激巡按
案覈仍促九疇體訪已而巡按陝西御史喻茂堅奏治
李隆以私憾殺許銘之罪移牘都察院言許銘欲振紀
綱而撫馭少恩禁戢總旗而寅恭未協李隆等雖無故
縱之情難免嫁禍之罪首惡王禮二久已梟示見囚同
亂六十餘人志在得餉原無他謀宜免窮治彭澤請切
責李隆及副總兵李義守備支永太監董文忠等仍促
九疇公行覈報疇奏言李隆唆使鎮卒殺毀許銘楊淮
對簿有據宜寸斬傳首九邊以彰國典部議請械隆來
京訊之初上聞許銘之死有激變語至是獄上李隆

訪詳世宗
得之矣

論斬上猶疑其枉復命多官會鞠又遣法司錦衣官詣
甘州訊給事中劉濟陳時用各疏李隆情罪已明速宜
正法再三訊勘徒滋遷延上曰朝廷不憚三覆重刑
獄公聽斷以正國法耳大理寺卿鄭岳往勘無異隆始
伏誅○正德中北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畏其子報
仇走涼州與阿你秃屬數萬乞我曠土住牧守將難之
亦不剌怒大掠堡砦往西寧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盤據
西海其子麻八台復侵卷落兼有西土列咂眼班板丹
打力諸部漸掠西境給事中張紳蜀人也上言西土
諸番南距松潘西跨甘肅周匝千里土廣人稠國初摩

正德中封
楊大監此
舉可謂賢
章孫重

以爵賞啖以茶利。非徒藉其互利。亦漢人斷匈奴右臂
意也。今虜乃併有諸番。斷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
則可以向劍外。其不為膏肓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遼東
鮮卑。西併諸羌。遂為隋唐歷世患。況虜既有定穴。而復
兼以富強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為患不細。疏下本兵。
御史盧瑋言。景皇帝當也。先犯順之時。為正位守國之
計。而纂修實錄。止稱邸戾王。於孝宗以始終典學之聖。
為太平守文令主。而實錄成于焦芳之手。未免是非倒
置。乞令儒臣改撰。不尤。帝從彭澤議。禁閹人弟侄勿
得乞錦衣官。以撓國是。著為令。

七月汪珊疏十漸曰。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威里左右。或得潛移陰假。一漸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實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注祠。今乃稍稍議復。三漸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得以新聲巧技進。四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輒憑左右可否。五漸也。冗食冗費。初詔痛革。今騰驥勇士。不覈實。是謂冗食。御馬實數不稽。是謂冗費。六漸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封爵。錦衣世襲。七漸也。初中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犯法者。率貸死而罰金。後將何懲。八漸也。中官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備。

稍稍營換偉門復啓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直批曰不准有司上好罪未正直荅曰有旨所謂訑訑拒人十漸也疏下所司

八月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濫宮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勅諭文武羣臣同加修省以旨修復併遣官巡視賑卹被災之家

九月辛未立皇后陳氏陞后父鴻臚寺卿陳萬言爲中軍都督府同知母翼氏封夫人

十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鏐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爲異學者以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熹

爲支離空嚴禁以正士習。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修治化行，賢學禁論焉。○帝卽位，屏去舊聞，谷大用、丘聚、而司禮監蕭敬猶在事。給事張原疏言：敬向通宸濠，巡按程啓克籍山私書，而奸黨爰書，指據尤明。臺諫疏章屢上，而陛下猶委以機務，不知何取于敬也。太監劉恭、廝養王誦皆爲敢腹心，招權納賄，並宜殛竄，不報。○給事中張璠請查革各省鎮守內臣，以復祖制。不報。

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大學士王鏊以

上遣使存問疏謝因

上講學新政二篇

上褒美之

十二月羣臣俱奏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兵科給事中夏言奏請宜詔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又奏請於朝覲時崇廉抑貪以風官僚納之○日本諸道爭貢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

令先閣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仇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昨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安南國黎譚走升華府。莫登庸矯立黎慮。尋弒慮自立。譚立七年。為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居升華府。為國莫登庸立譚幼弟慮。而相之。尋弒慮自立。國分為三。○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以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所需。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以故。祖宗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

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還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海禁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調海上無寧日矣

癸永嘉靖二年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言太監蕭敬久竊重柄復開傳乞之門地震之變職由斯人乞速竄逐不報○太監趙山死以從龍功廢其養子雲爲錦衣指揮太監楊璉丘清死復援山例廢養子楊倫丘麒南京守備戴義死復廢其從子戴

錦戴俊太監張欽請膳養子李賢以爲錦衣衛世襲指揮本兵彭澤及科臣夏言許復禮安榮許相卿爭之不報○大學士楊廷和言僉事史道論臣再三荷皇上下道于獄而令吏部鴻臚寺官慰臣公論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揆私誣罔取罪卿更爲之陳乞具見休休有容俟勸明處分是日上復遣中使至廷和第賜之羊酒廷和疏謝復溫首慰之○御史曹嘉極論吏部尚書喬宇奸邪狀不報二月謫言官史道爲金縣丞曹嘉爲茂州判官問閭爲

何樂與之
解

蒙自縣丞、御史盧煥、馬錄、科臣趙廷瑞、御史胡效才言：茂州、金縣皆屬荒裔，而蒙自尤非人所居。人皆曰：闕等至彼不死瘴毒，必有觀望小人承旨而殺之者。一時逐三言官，已非美政。況有不可言者乎？不報。

三月廷試進士，賜姚來等及第。出身有差。○楊廷和等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九卿喬宇等各疏諫止。上曰：覽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

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杆連石座碎之。

七月，興廟祀典。太常卿汪舉請用十二邊豆，如太廟儀。禮官賈詠言：正統本生，義宜有異。八佾太廟之禮也。安

皇明去聲
嘉隆卷一
肅皇帝

前倭以幸
辱陽事被
詰已有去
志及執奏
九章乃稱
疾乞休尤
之賜酒餼
宜錄以行

讀後制均

陸似宜少殺以避二親之嫌。上曰：樂舞已定，令所司修之。何孟春等力諍不報。○錦衣百戶張瑾監倉索羨凌人，主事羅洪載擬劾之。瑾故哀懇，願受笞。洪載以爲實畏已，竟笞之。瑾遂以違制擅撻錦衣官奏聞。命卽逮訊。科臣劉濟、尚書林俊、孫交各疏救，不報。因各求退。上慰留之。○科臣周瑯言：比來陳萬言營第瓚瓚，言之不省。下羅洪載下詔獄。後交言之不聽。官閣禱祀，廷和言之不從。恐非委任老成之道，不報。

九月，御史秦武言：皇上近日以來，或以養子而冒闕，豎之封，或以內臣而奪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除阻撓，既

多法司之律令更易殆盡。勅自中山而政府不得贊其詞。法以私行而六曹不能掩其志。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息。經筵廢罷。講祀累修。此天之所以示異也。科臣彭汝賢言。邇者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變于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變于下者屢矣。羣小漸張。盜賊公行。草妖木異。人物之變屢矣。昔人云。怒予之天。猶可爲也。忘予之天。不可爲也。今燕閒虛費于女寵。腹心委託于貂璫。二廖諸張。竟爾縶死。李隆藉縉。猶得無恙。鎮撫以報復。而窘辱主事羅洪戴。內豎携私監。而執解憲檢鄭景貴。皆失政之大者。不報。

沿听公主
下嫁舅姑
拜之皆不
答至德宗
始從禮官
言公主拜
見舅姑坐
受我朝公
至三日拜
見舅姑立
受二拜
關保綱常
輪禮之大

十月科臣夏言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且寧波爲
倭夷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況沿海備倭等衙
門廢事可知空爲區處乃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永福長公主憲宗妹也卜以十月于歸蔡震時孝惠太
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
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衛山公主嫁長孫氏子志寧以
太宗服未除爲言高宗從之閭閻小民有期喪者不得
婚嫁今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駙馬
雖賤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舅姑儀節
尚未定議亦宜酌裁以復古道不聽

凌星之法
起于子半
虛六度約
下十六年
而差一度
日食多寡
則星差之
法當議者
日輪大日
見小秋在
下等之相
掩南北不
同每千里
約差一分
東西不同
每十里約
差數刻正
始戊辰日
食推入

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攝欽天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私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二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聽。

○劉宸等繫久所司具爰書上，得旨：劉宸編戊辰如環，削籍黃國川遠謫，科臣劉濟言罪至戊遣亦重矣。宸等罪不至此，而故爲苛法，且緝執于羅織之門，鍛鍊于武。

承六十
祿而國
至食既
解乙亥
會京師
甚而極
重責時
南北地
然矣

延和北
持執古
相繼大
而不可
者也

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何以示天下不報○帝遣
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
章僑等各諫上不聽命廷和撰劾廷和疏言蘇杭諸
府四月後亢陽爲虐八月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
不給淮陽徐任田廬漂沒幼穉計斤而奪母子墜水而
死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勅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
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乞慰留不報
甲寅嘉靖三年正月南京地震有聲○五星聚于營室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皇上非爲人
後而爲入繼之主當考典獻帝母與獻后併錄都御史

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二疏以聞。上曰：此禮閣孫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先是遣司禮監命廷和加稱典獻帝后皇號。廷和言不可也。上御平臺召廷和、冕、紀入見，授以手詔，諭加皇號。廷和言奉迎之初，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豈得不顧義理，徇情而行，皆不聽。至華等疏入，帝心益堅。○科臣毛玉璽平濠功次，因疏內外官不宜交通藩府者爲令。○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柱華議禮非是。上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叅衆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

寶曆元年
楊行省國
所成城中
之軍士解
人請歸
之賊歸
割如平
訖無一
曉爲十
切運現此
較之隋
更甚

縮錦衣千戶，軍能與德議令。帝益心動，命取席書桂
葉，併從里中起，詣京集議。○興國太后千秋節，命婦
各上箋賀，宴資倍常。○南畿諸郡大饑，人相食。巡按朱
衣言：民迫饑餒，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姚堂
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地震，露
塞吳，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齊、豫、楚間所在成羣。
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上命戶部侍郎席書
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
江盜勅操江伍文定擒捕。

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

大義掌

之
虎言以動

大典禮

經書卷七

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書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羣
行竊權，希寵以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而容若輩
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上怒，下繼曾詔獄，尋
降金壇縣丞。○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上
以災歉不宴，修撰唐皇甫祭禮，禮重郊丘，君臣情通，宴
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惠也。皇上潛升百度，惟
新而臨，卽三年君臣未同一日之宴，誠爲闕典，不報。○
大理卿鄭岳言：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見太行西
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于海，虛易
渾泥，琉璃漳洛，衛沁洛瀝，其大也。至今湖水開，田築堤。

鑿渠平時無水者量濟賦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戶部侍郎王承裕覆議行之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瀚等各疏言皇上孝事兩宮當如一日興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昭聖誕辰遽傳命婦免朝禮數頓殊關係不小况當議禮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四月給事中安磐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太內則是明知恭穆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太廟既不得考恭

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上曰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而本生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平奉先殿西室所司其亟修葺以肅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卽諏日具議。仍執違旨者罪無赦。

五月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諡文恪。

鏊吳縣人。鄉會第一。廷試第三。切諫悟不羣。學問博爲文誠實醇雅。當時式之。至其立朝大節卓然在人耳目。士大夫多惜未究其所云。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言甚切直。下鎮撫司拷訊。○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興獻皇帝

帝意決矣
雖有毛集
亦難挽回

神主○霍韜赴召力辨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
禮考議璵蓁至復修七事以上俱留中鴻臚少卿胡侍
言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覲覲耳魯嬰齊不受命
歸父漢病已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爲後帝怒
謫爲潞州判官

六月以張璵桂蓁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
土魯番滿速兒寇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禦却之○
詔旌遺忠劉滄賜祭葬復其家追念昔伯誅瑾之諫也
○員外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辨一篇上命
鎮撫司達示○御史段續陳相各疏革等假議禮以干

瑤等陳瑄

已中帝心

何孟春等

竟不知之

而故爲抗

論但臣等

孔與開孫

不小不得

不爲上殿

之事也然

爭宜靜听

或分不細

神關時時

進不宜驟加清秩。帝怒其排妬忠良，逮獄謫補外。南京尚書楊且、顏頤壽、沈冬魁、李嗣充、翟文奎、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各上言，俱切責之。

七月，璉等上言：今日典禮，願與禮官辨晰，列十三事以
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于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於大行，壽安太

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日。新頒詔。宐改正。十三日。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罔。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爲論辨。帝切責之。○帝罷朝。齋居文

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何孟春日。憲宗時。慈懿太后薨。禮尚青姚養。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遽留羣臣于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于內。上使司禮監諭退不

仇父子天
此不可解
才子莫大
平孫親由
君臣未得
封贈尚盼
盼然況以
望明前欲
阻遏其葬
程之念是
何道理

從

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

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地

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

孟春金獻民等其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

奪俸五品以下朴藹學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

有差病瘠卒者十有七人○大同殺巡撫張文錦先是

文錦議于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居之

諸卒畏虜不願徙恭將賈鑑希旨嚴逐之不往者僅其

伍長郭鑑柳忠倡亂殺鑑裂其屍聚焦山下自固文錦

恐諸叛卒通于虜招入城卽索首亂者郭鑑柳忠等率

大同之變
實由甘肅
感復少寬
耳法不可
縱息不可
斷除尤計
進在此一
舉何得據
斷響之

舉朔獄囚焚府院文錦踰垣匿博野王第諸卒索而殺之乃出在案故總兵朱振干欲推以爲主振不得已約曰與汝約從我則可毋犯宗藩毋掠帑廩毋焚劫皆伴應曰諾復賜鎮巡代奏宥罪事聞廷議遣兵侍郎李昆齎勅赦諸叛卒以都督桂勇爲總兵以按察使蔡天祐爲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天祐至會桂勇及朱振集諸叛卒諭以威德諸卒陽聽而奸盜劫掠如故勇督捕盡殺數十人將亂首柳忠郭鑑等而釋之衆稍定會有別鎮恭符李賢帥兵赴陝西道出大同兵有掠民禾畜者與民鬪諸兵妄言曰朝廷命我勦汝叛卒且夕蓋粉矣禾

一之已耳
豈可再乎
姑息之過
人心習玩
所以致此
加與耳

晉爲，于是轉相訛傳，有洗城之說。會戶部進士大枝、魏
餉至鎮，訛聞有密旨勅叛，遂夜聚千百人，排枝闖問狀。
枝從門竄中出，文移示之，漸有信者。但衆既聚，不可散。
乃啓大同知縣王文昌，曾勸鎮巡嚴馭諸卒，遂往圍之。
文昌走匿，得不死，乃縱火焚民居千餘家，逼脇代王索
金帛。王如索應之，始散。王微服遁，宜府、天祐等撫諭不
定，復以狀聞。奏至，遣總兵桂勇、罷張文錦所建聚落高
山二堡，撤回戍守官軍。遣戶部侍郎胡瓚、總制宣大軍
軍務都督魯綱爲總兵，瓚立資格，擒首惡者，進三級擒
助惡者，進二級，擒脅從者，事平，亦賚以銀兩。由是督兵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十六

如此則
廟不則
福地矣

出居庸關巡按宣大御史王官言瓚等督兵聲討人心
動搖乞勅瓚等寢兵勅臣等選宣大精銳潛約大同巡
兵合擊必能擒滅不効則置臣於理命瓚發兵爲計未
幾章下兵部侍郎李昆言官策良是第師已出關事難
中止瓚乃帥師次陽和堡密檄桂勇擒亂首羽檄日十
餘下諸卒懼向蔡天祐乞生天祐漫曰惟謀首惡餘不
問爾輩無得助亂即可免誅衆稍解勇密令千戶苗登
計擒郭鑑等十一人斬首梟示隨撫保五堡軍士人心
稱快越二日鑑父郭巴子忿怒復糾叛卒胡雄黃臣徐
德兒等煽惑諸卒盡甲而馳分閉諸城門夜圍勇第欲

井肅之妻
姑息太過
人心習玩
疾兵煩擾
身爲無用
則九邊紀
綱難以復
振惟進兵
其地服則
令之否則
邀勦無效
處凡思威
並至人心
稍肅耳

其貲殺其家口數十人盡磔其屍生啖之遂執勇留于
葉總兵第欲殺之天祐聞變馳至反復曉諭勇得不死
諸卒訴天祐求哀天祐曰能擒首惡兵猶可止諸卒乃
擒徐毡兒等四人以獻斬之郭巴子暨諸首惡竟逃匿
璦聞之欲提兵西行天祐函送鑑等首級于璦城中土
人亦請璦請援師不從天祐乃上疏乞班師復遣書璦
謂首惡既誅餘黨遊釜魚耳固易制也璦乃止天祐疏
至 上命璦班師是時巴子逃匿未獲自度無脫罪理
乃潛入城煽誘餘黨夜焚王總兵第詰朝天祐乃集眾
諭之曰朝廷宥罪班師開爾生路何怙惡乃爾事既定

西河王
行

復亂者何。衆曰。倡亂有人。閉城大索。卽可得。乃藉其名而索之。得首逆郭巴子胡雄等四人。助逆焦啞雲馬江等三十四人。先後捆獲。支斬以徇。事聞。乃以天祐爲兵部侍郎。既而言官追劾其靡財之罪。遂罷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賈詠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

八月晉府西河王。晉朔有孝行。其母嘗病渴。王仰祝天。甘泉湧出。病愈。建醮祈禱。有雙雀飛鳴。遶壇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宮中古栢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爲孝感所致。下所司勘實。命勅獎諭。

此大典
似不消多
言孔子曰
必也正名
乎一語決
之矣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璉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
遂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璉等言
當于是書等璉獻夫會公錫齡侯勛仇鸞等六十四人
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孝宗有武宗爲
子不宜更立皇上爲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
伯孝昭聖伯母也宜稱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獻皇
帝主別稱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而不悖矣于是稱孝
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安陸松陵山帝旣改名顯陵等諸陵矣百戶隨全者

續纂八年
不犯獄之
分

請改遷工部尚書趙瑣言顯陵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
川靈秀所萃不可輕徙太祖不遷孝陵太宗不遷皇陵
可以爲法帝命多官集議席耆等上言顯陵勢如伏
鳳氣結盤龍實山川之勢隨全妄議乞罪之帝曰先
陵遠在安陸瞻仰哀切其再議之書與璉等復言不可
遷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羣臣有罪
宜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輟朴行于殿廷
刑辱加于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也下禮部議聞○評
事韋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今羣臣以大禮忤

非苗殺可
銘大同殺
張文錦此
又殺王事
王冕何紀
綱後與手
具

諸臣附札
太過必病
于微此其
澤也

旨調任者侍郎何孟春、滿成者豐烈等八人杖死者王
恩等十七人。皆國家大獄。關係匪小。願復成者之官。錄
死者之後。遣繫者釋之。而正訐者之罪。上以商臣沽
名賣奏。降二級調外。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
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關主事王冕。守臣以聞。命各鎮巡
官逐捕。並優恤王冕。起故少傅大學士楊一清爲兵
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

乙酉嘉靖四年正月。寧波知府楊最言。本郡僻處海隅。
地不產桑。額貢綺縠。市諸嘉湖。乞改貢價料。從之。巡
按江西陳洪謨言。禮人子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

之前者議禮諸臣伏闕號泣雖爲有罪而揆之于禮亦有所本況何孟春豐熙操履淳固宜置左右以資啓沃呂傳楊慎論思有體宜出入禁闥以責後效張元毛玉死無以歛妻孥流落空閒賜優恤不報○諫獨帶徵宿逋先是蔣松常三府大饑詔緩征歲賦三十八萬有奇俟兩年後帶征至是巡按朱賈昌言凶災之餘復責宿逋重爲民困戶部復議帶徵錢糧有可緩者宜蠲之一上從其議○土虜番牙木蘭據哈密率衆侵宿州○三月修 獻皇帝實錄○仁壽宮災○光祿署丞何淵上疏請立世室崇祀皇考下禮部會議科臣楊言等復

上疏請罷章下所司

六月帝書作廟議曰親盡之期與孝廟同帝曰何故

對曰德祖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懿祖而下隨世

遞遷獻皇與孝宗同世親盡則祧帝曰既立別

廟不與祖廟列奉祧將藏何所書曰藏主寢殿歲暮祫

祭如太廟儀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

立廟百世不遷仲朕孝思

七月定恭穆獻皇帝廟名世廟神路由廟衙門入世

廟垂成奉上自製樂章示費宏等命更定曲名別于

太廟世廟樂意廷神日永和初獻日清和亞獻日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一肅皇帝二十

世宗一念
孝思無所
不盡付之
焉有財良
然

聖帝

字字出
誠亦字
出同休

解衣受
一事既
出劉璣
不知
後世何
以仍之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安存歿矜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毯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垂楚非仁厚之道也碩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速宜引用以裨聖德報聞

兄系立朝正直不妄說隨尤
好引故後進幾幾君子之儒

十一月太監梁棟奏內府供用金珠寶石缺乏戶部尚書秦金言朝廷經費多端況廣東雲貴災異頗仍一聞採取民不堪命不允○命再註尚書伊訓併聖祖所製洪範註與近日御製無逸分爲三書共成一帙復命

將臯陶伊訓無逸註釋名曰書經三要○太監李能言
推取山海關稅以備邊費戶部言關以詰奸非以謀利
元年奉詔盡革而更開利門乎不聽○楊一清請勦西
虜上慮啓釁命具制勝方略以聞○以樞督陝西軍
務少傅兼兵部尚書楊一清爲少師兼吏部尚書武英
殿太學士仍內閣辦事○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
壽宮役太學士費宏等言昭聖皇太后久處仁智殿
意或不安以漸修復庶足以見陛下之孝又方有旨
修建不待世廟工完旬日之間再難改更上曰時
值災傷民生困苦殊甚欲暫停以恤元命皇伯母安

虞仁智殿亦爲官敝。但孝奉不可一日或缺。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

九月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撰旨諭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歛工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辨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管解之人無所抵償。太倉無五年之粟而冗食者收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况忠直之士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爲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錄而不爲處。

勇于任
援千役

決無寬可蕲者。或加優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于天和。又前日。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聖意若因修省。暫且停止。亦未爲不可也。疏入。上曰。覽疏具見忠愛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星變。朕以惶懼。故命卿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未造者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舊額除奉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爲實。輕率者亦宜治戒。因有罪迫生窮民以冤抑致疾。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于是工部尚書趙璜請罷王德

殿等工併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上納其言併罷仁壽宮召樸木侍郎王軌來京

丙戌嘉靖五年正月上製咏春及四景詩屬弘和親序其端名曰咏春同德錄起致仕兵部尚書王憲總督陝西軍務○御史張袞乞宥伏闕諸臣吏部覆議俄報罷科臣史于光疏救不報

二月虜亦卜刺住牧軍夏賀蘭山後將以水合渡河入套鎮巡官以聞上趣提督王憲兼程赴任○科臣林士元劾奏學士桂萼與尚書趙鑑論陳洗罪至攘臂相加夫洗負不赦之罪而萼乃欲撓法以抗君忿戾橫干

胸臆攻擊加于班儕失大臣體章下所司。○御史常應龍請罷光祿寺歲供鳥獸飼肉一萬六千餘觔。○豆五千二百石命所司覆數以聞。

三月廷試進士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太學士費宏致仕以禮部右侍郎翟鑾爲吏部右侍郎內閣辦事。○田州上酋岑猛叛姚謨率沈希儀等五軍討平之先是廣西諸土酋族岑氏爲大自敘爲漢岑彭後國初岑伯顏田州歸附世知田州府三傳爲岑溥溥二子長琥次卽猛弘治六年琥弑父自立爲土目黃驥李蠻所殺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象驥以狂奔梧

州督府奏猛襲父官爵。後與思恩知府岑濬相仇殺。濬亦猛族也。遂襲破田州。猛走免。都御史潘蕃奏計濬誅之。改思恩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戍日振。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賊平。金疏猛功。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祖官。不得。觖望。驕蹇。漸不用命。凌轢旁郡。日甚。而前得猛賂者。至是無所得。多譖猛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脅得重賄。舍猛猛復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計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不察其改再疏請征。猛從之。乃遣都指

此情可
表矣

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
道進而令叅議胡一元監軍討之。猛聞大軍至，歛兵令
毋戰，裂帛陳寃狀。都御史姚鏌不聽，督兵益急。乃陳兵
自固，鎮下令諸旁近土官能擒猛者予千金，爵一級。畧
其土之半。黨猛者移兵誅之。又以歸順州知州岑璋猛
婦翁也，恐璋黨猛，乃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知璋
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察
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
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
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

遷就之士
往往故作
此態以生
人之疑

半吞半吐
止使人疑
而不復
使人信我
不疑

真歸順爲世仇。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泄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徵鎮安兵。臣過璋所。璋果喜。迂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叩之不荅。須臾復太息。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耶。臣曰。無之。璋曰。隣壤有所控訴。將逮勅耶。臣曰。無之。璋祝臣臥內。跪叩之。臣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耳。君何秘不告。臣曰。託君肺腑。有惡不忍隱。然君不死。則臣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

府計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命我檄鎮安兵襲君。我
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爲自脫計。我必以泄機死。奈
何。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亦族不悟也。猛奴
視吾女。吾欲圖猛久矣。奈何以猛及我也。臣曰。君意若
此。盡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瑋乃強臣留傳
舍遣人馳詣希儀所。告猛反。願擒猛自効。希儀佯追臣
返。以其事白。鎔。鎔喜。乃不備。瑋督兵顧逼猛。猛于邦彥
守王堯隘。瑋遣千人助守。實爲間也。瑋遣報希儀曰。已
遣千人爲內應。永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
順兵先呼。取惑衆。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窘欲出。

齊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君走歸順。可走安南。再覓
與復。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涕泣
迎。猛處以別館。盡供帳。地遠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詭
猛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加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
進止也。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
所。遂以兵萬人。攜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
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急
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蠻
賊爲變。幸援五日當搜致。諸將許之。璋歸。復跪猛曰。賊
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

田州平

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醵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醵酒。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鎮撤兵還田州平。

七月朔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喬言廟殿重典不宜遣代。又況臨時差遣倉惶就位誠敬何存。上以喬妄言奪俸三月。

八月帝欲遷觀德殿于奉先殿左。問于宏一清等。對言奉慈在西恐獻皇神明未安。帝曰遷觀德殿與

奉慈無預，勿多言。蹈前失，宏等不敢復諍，乞勅禮工二部十日營度。度春等言災異非常，大工暫罷，不報。

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頒示羣臣。○魯迷貢御一犀牛。一帝命牧畜內府，因留夷人參之。御史張錄力諫，不聽。

十月，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順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各疏謝。○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山西巡按御史馬錄劾武定侯郭鄖、藏匿叛賊，并以所囑私著進上。先是山西五臺人季福達戍邊，竄陝西洛川縣，與季父越倡白蓮惑衆，嘯聚數千。

皆良爲秘
之册購成
天獄

天掠鄭洛間尋捕越及其黨誅之福達逃匿既而徐濟
縣有張寅者納級爲指揮其子大仁大禮爲國子生巡
按御史馬錄行縣其仇薛良訐告寅係妖賊李福達變
易姓名蓋是時竊追福達方嚴也錄欲以爲功遂執之
而張爲縣中四族譜牒甚具錄詆爲僞一切塗抹寅走
京師謁武定侯郭勛勛以書干錄錄遂飛章劾勛藏匿
叛賊并所干書上之上責勛對狀刑科給事中張達
等復劾勛黨逆事下都察院院復請轉行山西按臣訊
之時錄厲威嚴以就贖于是科部暨鄭洛父老皆附和
同詞及以成案行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叢事章論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一 肅皇帝 三十七

指擲馬豸，雜糶無所變異者。遂會巡撫江湖論上，擬以極刑。武竟族結納近人，請囑無忌，亦宜重懲。章下都察院覆按之。更定大禮全書爲明倫大典。

十一月，編修孫承恩摘取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爲法。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跡，可爲法戒者，彙括成詩六十首，以獻。上嘉納之，賜名鑒古韻語。

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以災異，兩上修省疏。上嘉納之。頒示。獻皇恩紀，合春堂併。帝所製詩序于羣臣。

恩紀，藩邸受賜之。恩，合春，大內所作。

御史吳仲言、太監邵文達例請勅監織市舶，漸次增役。

武定侯郭勛驕汰剝削黃宦賈通賸靡傳乞議禮諸臣
淹屈累年皆陛下所當修省者張璫排誣費宏而宏
蒙醜持位政府招權有司貪酷皆臣下所當修省者不
報○田州既平太監鄭潤總兵朱獻言大軍破田州猛
既死請設流官以治事下兵部覆奏從之曰人聞議設
流官洵洵思亂土酋盧蘇挾岑猛子邦初復叛與王受
攻陷思恩執知府吳期英封其庫藏以鄉兵守之兩江
大震御史石金至聞前御史與鎮有隙意不直鎮又藩
臬諸司素不爲鎮所喜者多沮鎮事倡言猛實未死鎮
爲歸順所欺有自右江來者則言猛已糾安南莫登庸

張璠所請
日有盈千
國家者言
及內官又
人所難言

入寇。璠思恩省城且暮且不保。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石金信之。遂劾鎮撫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落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代。

○內閣賈誼致仕。以掌都察院事。張璠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召謝遷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仍內閣辦事。○張璠請沙汰錦衣旗校冗官冗兵。從之。凡革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張璠請革各省鎮守內臣及皇親庄田。

丁亥嘉靖六年正月。起王璠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上下相安
七月一日
夫

使韓臣積
有寵待
福達謀死
之位群攻
武定則始
亦百口无
罪雖欲再
福達亦
先以自為
死也

代王憲總督陝西軍務。命錦衣衛僉事至山西移取
李福達獄詞至京。令三法司會訊。先是都察院聶賢覆
鞫張寅。委係李福達逆跡昭灼。法所應誅。上命錮以
待決。因詰責郭勛。勛乞恩輸罪。因為寅辯其枉。寅子大
仁亦奏雪父枉。而聶賢及御史高世魁故寢其奏。給事
中劉琦常泰等七人御史高世魁等六人郎中劉仕等
復各疏勛名曰輸罪。實代為達辨。論以知情何詞。福達
妻孥俱匿勛家。論以藏匿何詞。為達居間。唆其子亡命
論以故縱何詞。錄與江湖。聶賢會疏。福達不在。勛當連
坐。上不從。命錦衣千戶戴偉移取張寅獄詞。并囚佐

請京卽訊既至命三法司會訊時薛良及證者面指張寅爲李福建寅語塞證中有戚廣者乃都御史畢昭所引以證薛良之誣者及訊之廣乃曰我未到官安得此言于是刑部尚書顏聯壽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等具獄詞上上怒曰顏壽等皆理官乃徇情偏護不虛心詳審但欲扶同入人罪重豈朕欽○恒○慎○刑○之○意○且畢昭等先勘良誣而今又勘實何也俟齋事畢親鞫于廷大學士楊一清言黼屨不親獄訟乃已復命多官再訊顏壽等上言福建反狀甚明法難輕縱況彼以神奸妖術盡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川

之禍臣雖伏斧鑕何抵欺罔之罪上怒曰顏願壽勝司邦刑朋奸肆誣俱令戴罪辦事待所勘明白一併裁處

丁亥嘉靖六年二月錦永百戶王邦奇陞千戶遇詔削級邦奇以詔出楊廷和于漢怨之及奏復舊職又爲彭澤所抑乃上疏陳邊事誣澤與廷和請誅此二人疏下兵部復上言費宏石瑄俱楊廷和好黨得奏欲爲彌縫而廷和于兵部主事楊載匡舊蹟令前後奏辭皆不得驗彭澤弟彭冲又爲交通請托上命下倖等獄令廷臣會鞠科臣楊言奏邦奇心懷怨望詬辱大臣帝怒

以一百戶
決後誣還
侯使使人
至疑其大
臣而隆範
其群臣

其爲大臣遊說卽朝中逮繫下鎮撫司鎮遠侯顧仕隆
覆邦奇所奏皆虛妄上謂仕隆徇情曲護切責之以
楊惲隱匿卷宗被職編氓楊言輕率妄言調外任邦奇
陳言希用降鎮撫○五月京師雨錢

七月壬辰南京雨血○上諭講官日輪一員將經書
通鑑撮其有關君德政事者並錄其教以贊所未曉大
學士楊一清言經書淵微通鑑浩繁請日講大學衍義
從之○總理河道章拯言今濟漕有二處一日孫家渡
在濰澤縣一日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
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州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

禍避之機
再訊非爲
相避爲武
定耳武定
謫大禮殿
恩等與勳
同上則武
定當與等
而仇誼處
臣請聖恩

淮壽春王等圖寢爲患叵測。惟寧陽縣東南一路通飯
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等。離橋出宿遷。小河
口。趙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
治。庶水勢殺而圖寢無患。乃爲圖說以聞。上然之。命
卽舉工。○上以張聰攝都察院事。桂萼攝刑部。方獻
夫攝大理寺。訊李福達之事。時刑部尚書顏頤壽。改擬
張寅造妖言律。上曰。改擬妖言。亦不見妖書。命行取
原勘官。面加質証。乃遣錦衣官逮繫馬錄。及原勘布政
使李璋。按察使李珏。食事章綸。都指揮馬勇。詣京面訊。
逮至會訊。以原擬上。上怒。謂刑部尚書顏頤壽等朋

必欲置之
過坐兩處
王之地
之安在
不平反

斯時朝士
四十餘人
皆被成誅
而禍連及
于獨得無
恙及其孫
聞復建妖
術自言為

比罔上悉追治之以桂萼張璁方獻夫代擬三法司事
復勒錄等於闕廷具得張寅被誣之狀錄以挾私故入
人罪未決擬徒上怒錄以擬為輕坐以奸黨律論死
等謂張寅未決而馬錄受死恐天下不服宜發邊地
克軍既而論楊一清等曰馬錄首事害人罪有所歸與
其侈及後世不若誅及其身以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
一清曰錄無當死之罪律無當死之條若法外用刑人
無所措手足矣上不得已從之錄免死編戍南丹衛
子孫世戍馬顏頗壽等具奪官罷徐文華顧必論戍邊
二人皆與璁廷爭大禮者江湖李璋李珏章綸馬彥等

大曆子孫
當世世繼

按抽下獄

福連劉祐

斷絕其

族復追論

張桂之罪

始信張桂

爲政郭勛

報怨之爲

其也

此疏皆經

批實務也

北方之民

不習農事

撫按之官

不課農功

俱奪官薛良及其證佐俱論遣還等請編欽明大獄錄

示內外諸臣以明願壽等之欺罔從之上復以給事

中劉琦常泰張遼程輅王科沈漢秦祐御史姚鳳鳴潘

壯高世魁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皆抗疏劾

勛朋奸陷正俱命逮至死于箠楚從奸者十餘人餘戍

邊削○張璵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

京闈分考亦用甲科以羅真才從之○詹事霍輜陳敷

事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

南萬一漕河遷徙南上災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

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令

三月去專承善書卷一肅皇帝三十二

武弁以騎
於曠而不
結聚者
失文士以
藝相尚而
不知耕種
耕種荒
細流資
愚俗奸
處置乘
為弄者
世因襲之
弊取而
之聖
鑑矣

賢源局。鑄農器。給山東陂兵之民。今誠能查覈兵伴。招
集遊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
農桑為衣食之原。請勅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于
陂塘胡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既可興水利。以灌
農。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職。職掌載
有定額。今陞授漸多。乞勅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
軍職子弟。年至二十。方許比試。集職初試不中者。食半
俸。再試不中者。降克軍制。雖世襲。典嚴考選。乃今悉罷
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級之禁。舉比試之
實。一言成祖既平交趾。問陞賞孰便。夏原吉曰。當優于

不功在
社民生
可沒也

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故惟陞首功。餘皆賞賚。通
年奏捷者。帶奏者。獲妖言。獲賊盜者。冒濫陞職。如祖
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
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講讀一言。奸民避
罪。及情民不力田者。俱欲爲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
削髮者。并父兄發北京種田。則邊方可固。而貧民得所。
一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佃。
種疏入詔下所司。大學士楊一清等請錄開住太監
張永之功。上命提督團營永至營清查軍馬數目。一
清

戊子嘉靖七年正月日重暈生珎右有戰又白虹彌天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宮寢之中非祀天之所每日拜
祝恐勞且褻請已之報開○楊一清言京營將領多係
勲臣世胃存梁統緒之輩宜依弘治間劉大夏所議凡
邊將曾經戰陣偶坐事居閑者悉取來京付以蒐選教
練之任從之

二月帝勅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
以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涉貴由壞祖宗籌邊策耳
永樂中邊儲悉藉鹽法每歲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富商
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聚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

欽定四庫全書

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要果悉
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餒荒。價遂騰湧。今米一石。價至
五兩。兵民枵腹。飢饉載道。空行鹽法。以紓邊困。舊額亦
云。空復鈔法。以存竈戶。輕引銀以來買商。帝嘉納之。
三月。南贛巡撫汪鉉奏。元日甘露降于長泰等縣。上
賜鉉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于宗廟。○勅製忠靖冠服。
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太旱。詔求直言。楊一清
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
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爲國有不
足懼者。五深可懼者。六。今日之弊。實恐坐此。臣舉其要。

曰舉賢才以克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奉命調集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土夷皆憚之。守仁乃深相曉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蘓受兵勢已熾。度岑氏不可遽滅。乃使人招蘓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誑蘓受者。督撫欲取其昉者。蘓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其心腹反覆諭之。蘓受頗信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皆相繼召還。又見調集防守之兵解散散去。始遣頭目黃官等十餘人赴軍門訴告。因得掃境投生。唯乞宥免一死。守仁復陳朝廷威德。開誠諭之。仍給以檄文。復諭蘓受等受等得。

猛有子亦
當思所以
處之如守
仁用爲判
官之類題
可選欲設
說官而新
其後何以
服其心乎
守仁處
受事亦太
姑息非所
謂破賊
有從同治
也見必
兵杖不見
甲重朝
廷納降之
體平賊

檄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軍門左右祇候皆易田人守
仁不得已許之蕪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其
罪許以不死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蕪受不釋甲受杖且
田州人杖之守仁諭蕪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思恩田
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
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卽今地方已如破壞之
舟漂泊于顛風巨浪中覆沒之患洵洵在目若必欲廓
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唯罷
兵行撫則有十善行動之患如彼行撫之善如此利害
較然無可疑者又言思田久苦兵革民已不堪況田州

其力平居
而不旋踵
致兩江之
亂蓋有由
矣
海首雖不
可恃以中
國之法然
是非公心
則有之矣
諸兵之兵
以討共憤
之仇何難
一處盡耶
亦亦服兵
爭使然耶

外悍交趾縱使克平置以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
氏世有功伐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
官猛子那相爲判官以盧蕙王受爲土巡檢別立田寧
府設流官知府統之因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
張祐爲總兵官鎮守廣西上皆從之乃令那相歸治
田州盧蕙等各蒞任許休之三月徵其兵用田州以平
○提督三邊尙書王憲言甘肅開中引鹽召商上納糧
草以備緊急各商開納本色未有應者乞行總理糧草
都御史會甘肅撫臣酌行本折兼收庶人情樂從邊儲
有賴從之

亦○也○以○漸○

經國初學
益微者
之大但
理事論
無爲耳

以中國之
治世之

六月明倫大典書成。上親製文序之。○定議禮諸臣
罪以廷和爲罪首編氓毛澄以下罪各有差。○兩廣諸
寨賊平。

時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匪賊上連入寨諸蠻
下通古陶白竹羅鳳仙臺花相風門拂子等崗各賊
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累請兵
募勦不果而各賊愈肆今思田二州招撫平靖正在
班師之際守仁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宣慰官領兵
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剿及約盧雅王毅等兵相爲犄
角凡生擒斬獲三千五百名稍捷奏入京又處置八寨
斷藤事宜一攻南丹衛城於八寨一攻樂思恩府城
於荒田一攻鳳化縣治於三里一添設流官縣治於
思龍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令兵二部嚴防

十月丁未 皇后陳氏崩。○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

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易哉勿偽尚書胡世寧因爲疏

禮部
特與
何也
無分
益助
原之

解上之

上嘉納焉

○國子祭酒魯鐸卒故事四品大

臣例無祭墓贈謚

是奉
奉有
國風
數

上以鐸清節著聞特令治墓謚文

恪○冊順妃張氏爲

皇后

○滿達兒令牙木蘭掠沙

州以索所羈夷使牙木蘭帥老弱萬人闕帳二千奔宿

州乞金塔寺住牧守臣留之宿州滿達兒以討牙木蘭

爲詞令虎力納咱兒糾瓦刺寇肅州副使趙載擊却之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之一終